回望故乡

□石 佛

几乎每年的春天，我都要回到故乡看一看，一是清明时节祭祀双亲，缅怀祖先，同时借机和亲戚朋友畅所欲言。于是，有时选择铁路，有时选择公路。穿越津河沿运河岸边，一路向南，车过沧州就是泊头，我的老家，运河岸边生我育我的故里。

这是一条让人牵肠挂肚的路，从土路变成柏油路，我记得从老家进入泊头区路过一条河叫清凉江，让人感动的一条河，属于海河水系河流。我虽在他乡却能听到故乡的心音，梦随着流水也能回到故园，以解我的思乡之渴！

春天的原野，显得苍凉和壮阔，双脚踏上飘香的土地，愈往梨园深处，愈是动人魂魄，置身在故乡的怀抱，感觉分明是一幅巨大的版画。蓝天白云悠远，田里劳作的人们正在用心血描绘着一幅理想的蓝图。

沐浴阳光下，追忆故乡的雄浑豪迈，激情荡笔，故乡的气魄，每一寸土地都是那么温馨。凝神注目远方，日子连着日子，月连着月，在繁华醉意时、静寂苍茫中，一颗孤寂、焦渴、善良、诚信，苦苦寻觅的心，留恋于文学殿堂的长廊，在刹那间轰鸣，在回忆中安宁，在追逐中提升。我爱我的故乡。

故乡诚实，不欺不瞒；故乡宽容，感觉温暖；故乡人坦率，不会阴损使坏。当然，抗日时期也出现过汉奸，民族败类毕竟是少数。

因为有缘才能相聚，因为可爱你才美丽。故乡，你在我的思念里，不，我时时刻刻都在你的怀抱里！

其实，故乡一直在等待我，旷古沉雄的运河，万水千山，生生世世，不离不弃。我终于来到了你身边，诚然，我与你也曾遥遥相望，令我心疼的故里。

创作是美丽的，挥笔横扫人生的无奈与凄凉；生命是美丽的，铸就天堂牧歌。

一度清澈明亮的运河，细水长歌，从南国悠然、蜿蜒而来。因为水的滋养，两岸水草肥美，绿树成荫，尤其那一行行梨树，上面开着银灿灿的花儿，清明时节千树万树花盛开，一如青山披素，悼念英雄，比如抗日英雄马本斋、王二小……

我能叫出名字的花儿很多，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洁白无瑕的梨花，它点缀在黄绿之间，就像是春天欣赏纷纷扬扬的雪花，闪闪发亮，让人感慨万端。

眺望苍茫的原野，看云聚云散，哦，人间四月天。我凝望故里，你的心跳，像条河在雨季里泛滥；而你的遗愿，隐没在东去的流水里；肩扛岁月的痛苦与灿烂，跋涉的思想还疼痛吗？

仿佛闻到了父亲呛人的烟味儿，炮仗响过，就像父亲那吓我一跳的咳嗽。想起来，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觉得孤单。

爱，无需语言，镂刻在交替的季节，父辈的期盼，一如脚下的土地，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收获希望，收获心愿。

云，总会被风吹散，燃烧的纸掠过故乡的黄昏，远山的晚钟震荡着心灵，行走的生命沿着时间的脉络，一定会生根、发芽、绽放、成熟、结果、凋落、新生。飘流的日子，越走越远。

浓浓的乡愁，亲切的凄婉，令我不由得泪流满面。神秘而古老的土地，我是你忠诚的儿子，沐浴你的清风降临，吮吸你的乳汁长大成人。

旷远辽阔的故乡大道上，走来了一位老人，像父亲，我问候他的安康，因为我是故乡人。老人说：“你不是老石家的吗？现在好了，国家给了假日，出门的人都回来了，不能忘记祖宗啊！”

是的，我就是你的儿子，我身上还飘散着泥土的气息，我的血液里还流淌着你的声音，我的心性里还保持着朴素的特征。我必须拥抱你，深深偎依在你的怀抱，那样，我的心灵才能获得抚慰和安宁。

老人说：“我承包了土地，实现了机械化，好多年轻人进了工厂。我现在什么也不缺，日子挺好。哎呀，人哪，有啥别有病，缺什么不能缺了德。相信善恶终有报。”

我认同老人的观点，他邀我去喝酒说：“都是儿孙带来的好酒。”他还留下了他的手机号，殷殷叮嘱说：“我等你，和你聊聊天津卫。”原来老人参加过解放天津的战斗……

走过故乡，走过这片广袤壮阔的田地，所有的灵气和壮美，所有的善良与爱憎，就都交付了时间，岁月的吸纳与转化——造就了人的命运！

走进故乡，又要告别故乡，感谢故里善良的光辉，感激这片温馨的厚土和故里人的善良可爱。

此情可待成追忆

□彭文瑾

父亲一直是我心中的一棵大树。

每次打电话回家时常下意识地问父亲：“妈呢？”这时我明显感觉父亲有一种失落感。我和母亲通话，父亲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偶尔插上几句，总会嘱咐要我努力工作……当母亲把电话递给父亲时，父亲却又说不出什么话来，说得最多的还是那句：“放心，家里一切都好。”只要父亲在家，做儿女的就觉得心里很踏实，很放心。虽然事实上母亲一直在支撑着这个家，可是我明白，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是母亲的顶梁柱。

当年爷爷牺牲时父亲才14岁，爷爷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留下30多岁守寡的奶奶，独自抚养4个子女长大。父亲成为烈士的后代，家里的长子，过早地承担着生活重担。年轻时，父亲当过游击队队长，解放后任乡长，楚剧团团长……为了改善生活，父亲冒着刺骨的寒风只身去了湖边贩鱼……后来被父亲的一位老首长调到武汉某所重点大学从事后勤工作。谁知他在一次上班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受了重伤，落下了后遗症。从此父亲变得愈加沉默，即便如此，他仍然用自己坚强的双肩支撑着这个家……

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一直是父亲的骄傲。忘不了3岁时我和一群小朋友玩游戏，被伙伴从高高的水泥台上失手推下来，摔倒在地后昏迷过去，父亲连夜抱着我步行几十公里去武汉协和医院急诊。医生说若是再晚去一小时，我的命便没有了。忘不了童年时父亲照顾生病的我，为我采摘新鲜的水果，鼓励我战胜病魔。忘不了童年时父亲教我一笔一画地练习书法，教导我从小志存高远的人生道理……

若干年前，父亲的头发是黑的，肩膀是宽厚的，腰板是挺直的。不知父亲是何时变老的？

父亲奔波一生，劳碌一生。曾经劝过父亲不要再这么累，可是父亲仍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固执地守着老房子，守着那只可爱的猫咪、那条健壮的看家狗、那头忠实的黄牛……父亲辛劳地伺弄着几亩土地，这就是父亲的全部生活。

去年中秋将父亲接到城里来看病。为父亲做了螺旋CT，确诊为肺癌中晚期。我拿着诊断书，心底隐隐作痛。医生说就是做化疗，也只能维持三五年生命，情况不好的话，熬不过年关。父亲年迈体弱，只能选择保守治疗。我多么希望有奇迹出现，让父亲再活个十年八年啊！去年12月18日中午，二姐在手机里对我说，爸爸过世了！当时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有那么一会儿，整个人彻底崩溃。

等我急匆匆地赶回老家，父亲的遗体已经安放在堂屋的地上，草铺上支起了纱帐，父亲蜡黄的脸上覆盖着黄纸，地上点起了长明灯。我看见父亲安详的样子，脸色惨白。父亲走了，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不再承受人间的重负。

坐在灯火通明的堂屋，我悲痛至极。想起父亲离我们而去，伤心的泪时不时地流出来。我怎么就忽略了老人的感受，父亲那些独自守在老屋的岁月，那些欲言又止的话语，那些需要儿女们来倾听的絮叨。所谓孝顺，就是要顺着老人，可我们何时顺着老人？何时在意过？

然而，世上最疼我的父亲去了，再没有人守在村口等我回来，再也听不见父亲轻声地唤着我的小名，再也看不见父亲那单薄的身影……

现在，父亲的遗像就放在堂前，父亲一脸沧桑，慈祥而又努力地打量着这个尘世。这个带给父亲太多苦难与不幸的尘世。父亲早年丧父，中年遭遇车祸，晚年又被病痛折磨……尽管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可我仍然觉得他并没有走远，还像从前一样，守着我。

普天之下，父爱是最博大的、无私的。父亲啊，我敬爱的老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还想做回您的女儿。

在徐州街头

□李新勇

到徐州不到李可染故居去看看，怎么也说不过去。他可是开创现代“李可染画派”的一代宗师，何况从地图上看先生的故居离我们的住处又是那样近。

出宾馆沿淮海路往西，到解放路再向南，跟随地图指引，我和老李很快来到故居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在小区里找了半天，无论如何竟找不到故居，一连问了三个居民都说不知道。被问的人又帮我们问周围的人，也说不知道。听他们的口音，似乎不是徐州本地人，若是本地人，就得替大师感到委屈了。那么大一位国画大师，咋就被遗忘得那么快呢？又找了一阵，遇到一个贩水果的拉车人。我们并没有先问，是他见我们寻寻觅觅，想问路又问不出个所以然的样子，就主动上前来问我们：“你们要到哪里？”他居然没先向我们推销他的水果。我立马对这满脸胡子茬的中年人产生好感。

我问：“请问李可染故居怎么走？”

“过前面马路口，向前走到第四根电桩，向右拐，往小区里走20米左右，左拐。要不要我带你们去？”他一边指路一边说，一弓身子，车子跟着向那边去了。

我们赶紧说不用了。刚才我们在那小区里转悠的时候，就差最后一步，结果又从小区里出来走到解放路上。

天南海北到处跑过的驾驶员老李说：“没想到徐州人这么实诚。在其他城市，问路比要钱还难。比如华东某国际大都市，文明程度够高了吧。你去问路，要么不告诉你、不理你，要么让你先交三五元的咨询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耐烦地吼一声‘往前走’就把你打发了——什么路不是‘往前走’难道还要退着走？——还带你去？别说门儿没有，连个窗户都没有。”

头天晚上我就已经感受到徐州人的实诚了。头晚抵达徐州已经9点过，洗漱完毕走出宾馆在淮海路上转悠，很想买份当天的报纸。这么多年我有个习惯，刚到一个城市先买份报纸，了解一个城市，从这个城市的报纸开始。在大街上走了很远，不见报亭，就上前向一位卖烟酒糖茶的大姐打听还要走多远才买得到报纸。要换其他地方，你要么买点糖买点烟或者买点酒人家才愿意受你一问。在这里你火柴都不用买，她热情地说：“这街这段儿没有卖报纸的，你买什么报？”我说：“我从外地来，随便早报晚报都可以。”她说：“我这儿有份晨报，早上买的，我看完了，你拿去好了。”说着就把报纸递给我。我很感激，高兴地对她说：“我给你钱。”她说：“我都看完了，谁还要你钱？拿去吧！”这不关钞票的事，事情虽小，却折射出一种理念和品质。

老李听了，说这地方奇怪，按说像这样的交通枢纽，市民来自天南海北，照道理民风应该混杂，应该五颜六色才对，没想到越杂的地方民风却越淳朴。

我说我也感到奇怪，这就是一个城市的气质——市民来自天南海北不一定就混杂不清，如果一个城市在兴建之初就有这种潜在的气质存在，无形中就会为后来的发展形成一种推动力和感染力——所有最后落脚徐州的人，在没到徐州之前，心中都有一份淳朴、纯粹的渴望，到了徐州一看，大伙儿都那么淳朴、纯粹，于是也跟着亮出本色，继续在淳朴、纯粹的道上大步向前。

话没说完，李可染故居就到了。这是一座四合院，高房深墙，大门紧锁。一看大门上的开放时间，离开馆还有半个小时，等了45分钟不见有人开门，又等了一个多小时仍不见有人来开门。打这儿经过的居民告诉我们，故居内部正在进行修缮工作，目前钥匙在工程队那里。据说这故居李可染先生生前并不常住，说它是故居有点勉强，就像我们在某个城市读了几年大学，总不能把你住过的地方都称为故居吧？但徐州人对李可染有感情，记得他的诸多好处。李可染先生有不少国画，就作于此。修缮李可染故居目的不仅是为告慰先辈，更是为了传承文脉，激励后学。这又是徐州人淳朴、纯粹的可爱之处。如果将来还有机会再到徐州，再到李可染故居，肯定是另一番景象了。我能想象到未来的繁荣兴盛。

我也为刚才连问三个人都不知道李可染故居找到原因：徐州是李可染先生的出生地，此地对可染先生来说，不过是先生一生中经历的若干驿站之一，相对于其他驿站来说，只有徐州保留了这一座李可染故居，如今还进行了修缮。此地来因为他而来，去因为他而去，在来与去之间，他并没有刻意要给谁留下什么深刻记忆，且周遭居民多为后来迁入者，大师又仙逝多年，因此不清楚是再自然不过的。不过，作为两汉文化的发祥地，徐州自古就是书画之乡，近年来在书画界有“中国书画看江苏，江苏书画看徐州”之说，先不管这句话准不准确，此说的出现大概与李可染先生给徐州带来的良好影响有关。

这样想的时候，我特别想进去感受一下李可染先生当年的气息，但我最终没有进故居参观，至今还是件憾事。

从小区里出来，我们打算搭车去参观龟山汉墓，还是不知道怎么走。

在一个路口遇上一位值班警察。我俩问他附近有没有开往九里山方向的公交车。警察认真地思索一会儿说：“对不起，答不上来，我打个电话给你们问问，稍等。”

接着就用对讲机帮我们询问，警察结束通话，抱歉地对我们说：“对不起。你们要么打的去？”

我们连说感谢。警察说：“事儿没办好，可不好意思了，就别谢啦！”

走在路上，老李说：“乖乖，在这里连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都那么细致，真是实诚。”

老李嘴中的“实诚”就是淳朴、纯粹，这是徐州人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泥土之音

□高鹏程

和朋友去798艺术区，路过瓷器街时，听到一阵呜呜然的声音。寻声过去，原来是一家卖陶笛的小店，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陶笛，青花瓷烧制。其中有素面青花的，也有釉里红。店主人为了招揽顾客，自己拿着一只含在嘴里吹，声音悦耳、空灵，仔细一听，原来是宗次郎的《故乡的原风景》，缓缓流淌的笛声里，让人无端地想到时光。

最后，我还是忍住没有买一只陶笛带回来。我是个乐盲，任何曼妙的乐器拿在手里，都无法弄出像样的响动。年少时曾迷恋单音口琴纯粹明亮的声音，攒下母亲给的零用钱终于买了一只，胡乱吹了几个月，发出的依旧是一些不成曲调的乱音，非但没学成一首曲子，反而连当初听到琴声时的那种透明、忧伤的感觉也丧失了。

查百度，据说陶笛英文名字叫做Ocarina，也译作洋埙、瓦埙、土笛、奥卡利那笛等。其中十孔的陶笛源自意大利。宗次郎吹奏的日式陶笛在意大利陶笛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附孔，似乎更有表现力。看到陶笛，有很多人会联想到中国很古老的一种乐器——埙，但这种乐器和中国的埙有没有共同源头，已无从稽考。

真正见到“埙”是有一年和同学看电影《西楚霸王》，其中就有两场项羽吹埙的镜头。一次是为虞姬伴舞，他流动的眼波随着虞姬的身影转动，一个款款深情，一个情深款款，如泣如诉的埙声把一个旷世英雄的满腔柔情点染得让人唏嘘不已，项羽的面目由此在我的心里变得更加可亲。另一个镜头则是西楚霸王兵败垓下，楚歌四起，而为这楚歌伴音的，依旧是一只埙。颤动的低音里，山河黯淡，三千楚军泣如雨下，丢盔卸甲。而银幕之外的我，也在这样的场景和声音里肝肠寸断，从此，我不可抑制地迷恋上了这个能发出大地空腹之音的简单乐器。

这些年我客居东部滨海小镇，除了间或一年回乡探亲，偶尔也有机会外出作短暂的游历，有时候也会收集类似于埙的一些小玩意儿。在我的书架上，摆满了来自很多地方的各种各样的埙。它们或像葫芦、或像牛头、或像仕女，或者什么也不像，只是一只简单的圆形鼓腹的埙。它们一律在我的书架上沉默，我也从未试图去吹响它们，但是，当我写字累了，抬起头望向它们，似乎就能听到大地上各个地域不同的声音，或者是云经过云南的森林，或者是风吹过陕西的高原，或者是河流流过江西的红土……

我一直喜欢泥塑的东西。每每经过庙宇，都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去，看看那些泥塑彩绘佛像的庄严法身，并不是为了跪拜，而是为了感受那种庄严肃穆的氛围。这些隐身的泥胎中的身影，让泥土焕发了别样的光彩。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去过云南藏区，去过重庆大足、河北邯郸，看到过各种石窟造像。在大足，我曾久久凝视过那尊著名的养鸡女造像并且写下这样一首诗：*我一眼就认出了你，慈爱像是我隔壁的婶娘，身量又与嫂嫂相仿。你浆洗、洒扫，操心一家老小的冷暖。你是我熟悉的亲人，你是众多的乡下女人中的一个。你肩头的负累鬓角的风霜衣褶内隐藏的病痛，都曾是我心中无法化去的积雪。现在你打开鸡笼，低垂的眉眼又与母亲相似，我还知道你和祖母有着同样的心肠。啊，人间的美好是你苦难是你，拍落衣襟上的尘土洗净双手站上山崖像一尊菩萨的还是你。*

在我看来，他们是佛但更是人的愿身。有朝一日，我肯定还将去敦煌，去看那些衣袂飘飘、凌空漫舞的飞天，那是泥土和山岩静默之声中的曼妙华彩和高音。

除了山川大岳，石窟造像。我还喜欢各种各样的泥塑彩绘。比如陕西凤翔和山东高密的泥塑，天津的泥人张，无锡惠山泥人彩塑。这些源自泥土的手工艺品，经过一代代民间艺人孜孜不懈的传承，让它们携带了当地泥土的最优秀的基因，深含着最朴质的情感和无言之美。它们是沉默的，但它们却又在沉默中诉说。《圣经》创世记中说，第六日，耶和华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了一个人，往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有了灵，人就活了，能说话，能行走。在我们远古瑰丽的传说中，也有人类始祖女娲抟土造人之说。中西文明源头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竟然如此一致，我想，至少有一点，说明人经由泥土而生，实际上也是泥土的一部分，是泥土在大地上的另一种发声器。

我时常会去博物馆看那些史前各地出土的泥陶、泥塑，它们是史前先民留给我们的语言编码。2013年秋，我有幸在北京作短暂的停留，曾经在国家博物馆里，凝神观看过历代文物精品展。偌大的展厅里，那些数以万计的文物，大多都和泥土有关，有些直接源自泥土，有些是泥土经由大火煅烧脱胎换骨而来。它们在诉说蛮荒时代的火光，诉说数千年风雨的淘洗。我曾在一只汝窑瓷盘的玻璃罩前久久地凝视，它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一只。它带着那个时代独特的气息和口音，所有有关那个时代的信息就从那些开片的缝隙里无声地渗出来。

在无法外出行走的时候，我喜欢收集一些小小的瓷器和粗陶茶具。然后，看它们泥土的身胚和一泓清泉如何在茶水的撮合下肌肤相亲。无数个与茶相伴的夜晚，我反复摩挲一只只茶盏，一只鼓腹短嘴的三弯紫砂石瓢。不管是龙泉哥窑青瓷的那一抹翠色，还是汝窑茶盏神秘的天青色，都让我深深着迷。我惊叹于那些古代和当世的艺人在这些小小的身胚上倾注的才华和心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仔细聆听，青瓷和汝瓷的缝隙里会传来一声幽远低沉的叹息，仿佛一缕冷去的茶香，仿佛来自大地深处的一场未竟之旅。

因为喝茶的缘故，除了各种精致或朴质的茶盏瓷器，我还喜欢上了紫砂壶。我再一次惊叹，大地深处，这些看似平常的泥土里，蕴含着这么多相似却又截然不同的基因。我想，这是泥土的另一种声音。它在茶汤里氤氲，仿佛离开多年的故人归来，与你促膝而谈。

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些泥土的声响，它们原本沉默，但经由人的妙手触碰，发出了别样的声音。但是，再高明的能工巧匠也无法和大地泥土自身的本领相比。人只能借助泥土自身的力量来彰显它。而在我的行旅之外，更多的地方，山野或者高原，泥土有更多的发声方式。再辉煌灿烂的艺术，都不及泥土本身的创造力。在荒凉戈壁，只要有一滴水，泥土也能捧出一小片绿洲。在严酷的冬天，光秃秃的地面下，我们永远不知道泥土，在为我们怎样蓄势、蛰伏，积累着生命的沉沉热力。

在云南红河下游与澜沧江之间的哀牢山和无量山间的广阔山区，有哈尼族人世世代代留下的杰作。这就是元阳梯田，千百年来，元阳哈尼族人开垦的梯田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借助摄影家们辛劳的拍摄，我们看到了大自然和人工相互合作制造的奇迹，大地之上层层叠叠的水田，时而明镜闪烁，时而绿带妖娆，时而黄金盘山。这些梯田单块或大或小，但连接起来却规模宏大，绵延整个红河南岸，像五线谱织成的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在大地上缭绕穿行。这里，人工也只是为它营造了产床，真正的乐手，依旧是泥土。

只有泥土才是大地山川之上真正的乐手。尽管高高竖起的黑烟囱依旧向天空喷散着烟尘，尽管遍布河岸的排水管依旧向我们的河流倾泻着有毒的废水。但是在被欲望污染的大地肌肤下，在被贪婪侵害的大地的血液中，在我们看不见的地底深处，依旧存在着一个神秘的地下工厂，那里，一些醒着的灵魂，始终坚持在一年中最冷的时节，为我们收集落叶，为我们加工出下一个春天。

是的，一年一次，在我们辽阔的版图上，在陕西汉中、在江苏兴化……大地又一次搬动它埋在泥土深处的黄金矿藏，并且在春风的号角下，一夜之间堆满大地：

我能感觉到绚烂，像
透明云雾的阴凉和神秘
从山冈上滑下来，从
裸露的肩上滑下来

春天啊，如此寂静
令人焦虑不安
可我分明是窥见了疯长之美
从大地的肺腑吐出金色的狂澜

——林莉《油菜花开满大地》

是的，这就是泥土的大合唱，是大地内部发出的华彩乐章，是它的最高音。